

怪谈社

中国新锐悬疑小说家精选集

女版小说典藏

郑辉/主编 上官午夜 小妖尤尤等/著



华语悬疑文学超级盛典
最诡谲的文笔，最惊悚的故事，
最扑朔迷离的真相，一切尽在……



重庆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



怪谈社

中国新锐悬疑小说家精选集

女版小说典藏

郑 辉/主编 上官午夜 小妖尤尤等/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怪谈社：女版小说典藏/郑辉主编.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8

ISBN 978-7-5366-9862-8

I. 怪… II. 郑…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85575号

怪谈社

中国新锐悬疑小说家精选集·女版小说典藏
GUAITANSHE

郑 辉 主编 上官午夜等著

出 版 人：罗小卫


策 划：光 南

责任编辑：温远才 代媛媛

责任校对：潘小蔚

封面设计：回归线视觉传达

版式设计：兰亭创意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制版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8 字数：226千字 插页：2

2008年8月第1版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24.5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漫谈 2008 年中国悬疑小说

文 / 郑辉

这世上真的有鬼吗？这无需科学证据！因为，它就藏在人们的内心深处！

把恐惧消化掉，就会变成勇敢的营养；把悬念破解掉，就会变成智慧的结晶！

熬过白天的忙碌，度过喧嚣的时光，每当捧读那些情节诡谲、布局巧妙的悬疑小说，紧张之余，更有一种放松，一种快感，一种与作者智力上的顶级博弈，它常常令我兴奋不已，令我回味无穷。

自 2005 年的“悬疑小说年”以来，各类引进以及原创的悬疑小说来势汹汹。丹·布朗、阿加莎·克里斯蒂、米涅·渥特丝、詹姆斯·帕特森等欧美大师的著作纷纷高悬在各大书店畅销书排行榜前列。

我国的悬疑小说界，蔡骏、鬼古女则分别以《地狱的第 19 层》、《碎脸》开辟了本土畅销市场。近些年来，从蔡骏的心理悬疑、鬼古女的校园悬疑、成刚的精神悬疑，再到那多的灵异悬疑、雷米的推理悬疑、上官午夜的迷幻悬疑，国内原创悬疑小说市场一扩再扩，悬疑小说日渐成为读者们的阅读焦点。悬疑小说出版物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有些出版方甚至精心打造了该类作品的品牌书系，譬如广西人民出版社的“胆小鬼系列”、兰亭图书的“444 异度空间”、有容文化的“773 惊悚系列”；《胆小鬼》《悬疑志》《惊悚 E 族》《试胆》等悬疑小说杂志也在期刊市场渐领风骚、独树一帜，销量持续

上升。

转眼间已经 2008 年，这一年，中国悬疑小说界相对平静，虽不见惊艳，但潜力尚佳。好作品依然不少，最受瞩目的当然是蔡骏的《天机》超长篇系列，该书堪称中国悬疑小说的史诗级作品，同类图书销量第 1 名、主流媒体推率第 1 名、网络点击支持第 1 名、连载阅读传播第 1 名，可以说为中国悬疑小说竖立了一座相当有分量的里程碑。除此以外，那多的《百年诅咒》、上官午夜的《天劫》、花想容的《妖手》、庄秦的《无法呼吸》、蒲岸的《梵天之眼》等，无一不是 2008 年中国悬疑小说界的殿堂之作。

不过，就目前而言，不少读者对悬疑小说的认识还是一知半解、概念模糊，容易将悬疑小说与怪力乱神的鬼故事混为一谈。

在泛文学的意义上，凡具备神秘特性的推理文学，可以唤起人们的本能、刺激人们的好奇心的类型化文学作品都可以称为悬疑文学作品。但是，作为继武侠、言情之后又一轮通俗文学的阅读热潮，悬疑小说显然是指一种狭义上的文体样式。这类小说一般拥有着哥特式小说、侦探小说的基本特征，套用了“设疑”和“解疑”的经典模式，讲究的是悬念性、逻辑性和推理性，当然，它们也不时包含场景的布置、效果的产生、氛围的营造等等附加元素。

然而，悬疑小说最讲究的还是悬念。

什么是悬念？希区柯克曾经给“悬念”下过一个著名的定义：如果你要表现一群人围着一张桌子玩牌，然后突然一声爆炸，那么你便只能拍到一个十分呆板的炸后一惊的场面；另一方面，虽然你是表现这同一场面，但是在打牌开始之前，先表现桌子下面的定时炸弹，那么你就设置了悬念，并牵动着观众的心。

是的，悬疑小说比较注重故事的发展过程，注重渲染各种氛围，让读者以更加紧张的心理状态去关注小说主人公的个人命运。读者总希望早点看到结局，总希望主人公能摆脱困境，憋在心里的一口

气要待到水落石出后才能吐出……

这一切，也就是悬疑小说为什么如此受欢迎的主要原因。

像“蔡骏专柜”、“周德东专柜”、“那多专柜”等悬疑小说畅销专柜在全国各大书城轻易就能找到，《天机》《天劫》《百年诅咒》等书更是登上小说类畅销书榜前列，毫无疑问，悬疑小说渐已成为通俗文学市场的领军人、带头大哥。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我国原创悬疑小说的前景仍不容乐观，或者说，这个市场仍处于一个婴孩学步的阶段。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我们很难看到具备很大影响力的悬疑小说作家及其作品，像蔡骏这样的领军作者太少太少了，像《天机》《天劫》《纸婴》这样优秀的畅销作品也太少太少了，绝大多数作品仅仅能带给读者快餐式阅读的愉悦，缺乏对现实社会和人文历史的关怀，也缺乏老谋深算的谋篇布局、刻骨铭心的人性展露……虽然作为一种外来小说文体，中国作家的模仿是少不了的，但是模仿只是一个手段、一个起步、一个学习的过程，绝不能成为一辈子的救命草，如何发挥本土特色才是最需要努力的方向。

值得欣慰的是，近两年来，随着众多原创作者“悬念”技术的突破，传统的复仇、暴戾凶杀等主题得到升华，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广泛使用，“惊悚美感”的多方位扩容，我国原创悬疑小说的创作、出版、销售、阅读体系逐步趋向成熟，逐步突破了以前中规中矩的局面。

譬如《怪谈社》这套合集之内容，选编时就非常认真，尽可能地为读者营造一种聊斋式的阴森幽晦的氛围，抑或是突如其来的惊悚、直达心底的寒意。既注意叙述风格，也注重主题导向，不存在露骨的血腥暴力，不存在怪力乱神之说，而是以心理悬疑及对人性的揭露见长，宣扬的是勇气以及对生活本身的爱。这里有乡村山野的悬疑故事，有写字楼的离奇经历，有繁华都市的怪谈事件，也有

校园生活的惊悚异闻……

综观图书市场，以往的悬疑小说选集或合集，更多的是选取蔡骏、周德东、庄秦等资深作者的佳作。资深作者固然非常不错，然而读者的阅读需求远远不止于此，他们也需要一些新面孔的神来之笔，新鲜的文风、新鲜的血液才能激发更深层的阅读欲望。

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局面中一批优秀作家已经崭露头角，像快刀、上官午夜、小妖尤尤、花想容等人，都是近两年中最具创作潜力、最具市场号召力的新锐悬疑小说家，他们有的早已出版多部畅销长篇力作，有的常年混迹天涯莲蓬鬼话、新浪玄异怪潭等各大论坛，有的是《胆小鬼》《悬疑志》《惊悚E族》《试胆》等著名期刊的超人气作者……

快刀以文风稳重取胜，上官午夜、小妖尤尤以诡异见长，花想容更是以唯美风格抢了风头……这些作者，他们有的是全职作家、自由撰稿人，有的是国家公务员，有的是高薪白领，有的是留洋大学生，身份可谓形形色色，但他们都拥有着共同的特点，都是在悬疑小说的创作道路上不停努力着、行进着。

精选编入本书的中短篇悬疑作品，算是对近年来中国新锐悬疑小说家的创作做了一个概括。毋庸置疑，这些作者都是我国原创悬疑小说界的“潜力股”，没准将来还是一路飘红的“绩优股”，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不久的将来，他们必定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更精彩的作品，再创“悬疑小说年”的热潮！



郑辉

漫谈2008年中国悬疑小说

上官午夜

第13层空间·····002

太岁·····017

妖刀

连环·····034

测字·····050

小妖尤尤

六条·····068

家宴·····088

花想容

单身婚礼·····100

洞房红棺·····116

叶聪灵

最完美的女孩·····138

郎芳

初九·····166

不要错过我·····183

一翎

生死恋·····202

意外伤害·····218

夷梦

墓之殇·····230

尾巴卷卷

蛊蛇·····256

怪谈社

中国新锐悬疑小说家精选集
女版小说典藏



ABOUT THE AUTHOR

上官午夜，新锐悬疑小说家，现居广州，一个像精灵般可爱的青春女子，沉迷于文字构筑的神奇世界。她的作品散发出浪漫而忧伤、诡谲而惊悚的独特气质，作品散见于《胆小鬼》《试胆》《惊悚E族》等杂志，多篇作品被收录进悬疑小说合集。

迄今出版有长篇悬疑小说《猫血》《七根蜡烛》，出版后获多家电台热播、多家报纸抢先连载，赢得百万“夜宵”竞相追捧。

繁体版《猫血》《七根蜡烛》及中短篇悬疑小说集即将在台湾地区出版上市。

最新悬疑小说《天劫》《七杀》也将出版上市。

主编点评

看上官午夜的作品，我们发现，她一直用婉约而洗练的文字在飘然起舞。是真？是幻？还是人间百态？从《第13层空间》到《太岁》，奇妙、瑰丽而又惊悚逼人的笔墨间，读者早已陷入小说诡魅的氛围中，久久不能自拔，或感动，或悲伤，或汹涌，或窒息……温婉而忧伤的气质在上官午夜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统一，毫无疑问，她是女性悬疑小说作者中最具实力与潜力的一位。



第13层空间

文/上官午夜

1. 南盛网吧

深夜三点，手机铃声骤然响起，犹如利刃划破了寂静的夜。

王海涛睡眼蒙眬地拿起手机，当他看清手机屏幕上显示的名字时，立马从床上弹了起来，惊叫道：“是顾炯！是顾炯打来的！”距离现在，顾炯已经失踪了两天。

张小南和秦剑飞也醒了过来，齐声嚷着：“那你快接啊，问他这两天哪里鬼混去了！”

王海涛慌忙按下接听键。数秒后，他的脸色变了：“你说什么？你在哪？喂，顾炯，你说话啊……”顾炯已经挂了电话。

秦剑飞问：“他在哪里？都说了什么？”

王海涛摸出香烟跟打火机，脸色异常苍白。他连抽了两口烟，看了看秦剑飞，又看了看张小南，说：“他说，他在南盛网吧。”

张小南瞪大眼睛：“他怎么可能在那里？你会不会听错了？”

秦剑飞也说：“是啊，是啊，你再打过去问问。”

王海涛于是回拨了过去，可是电话却是无法接通。

张小南躺了下去，不以为然地说：“这臭小子肯定在耍我们，别理他！”





南盛网吧是张小南的舅舅开的一间黑网吧，就在学校不远处那幢大楼的十四楼，高而隐蔽，所以躲开了警察的搜查。不过两个月前被封了，因为里面死了一个人，死者是张小南他们宿舍的周峰。沉迷网络游戏后，周峰便天天泡在网吧，早中晚三餐都是叫外卖。结果就在两个月前的一个晚上，他因哮喘病发作，死在南盛网吧的五号包厢。

王海涛说：“顾炯的语气不像是在开玩笑。张小南，快给你舅舅打电话问网吧是不是开了。”

“没开。不用问了，舅舅去外地出差，起码一周后才回来。你别信顾炯，他根本不可能在网吧。”

王海涛的手机响了，这次是短消息，屏幕上只有两个字：救我！是顾炯发来的。王海涛按捺不住了，从抽屉里摸出一个手电筒：“走，去南盛网吧。”

张小南说：“你是不是疯了？这三更半夜的，有病！”

“你才有病啊！顾炯一定出事了，否则他肯定不会无缘无故失踪两天。你不去是吧？那好，秦剑飞，咱们走，别理这种自私小人！”

“你骂谁啊？我有说不去吗？”

秦剑飞赶紧打圆场：“好了，别吵了，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如果顾炯真的搞鬼，我们就当场抽他一顿。”

跑出学校时，张小南跟王海涛仍在斗嘴，没完没了的。

他们很快就来到了那幢大楼，进了电梯，秦剑飞按下“14”的按钮。

该大楼的投资方是外商，所以楼层不设忌讳的十三楼，过了十二楼便是十四楼。电梯上依然有“13”的按钮，但按了也不会亮，因为根本就不存在十三楼。

电梯缓缓上升，张小南咕囔着：“这小子三更半夜把咱们骗到这里，如果他没事，等会儿我非宰了他不可。”说话时，电梯停了，



门缓缓地打开了，就像一张巨大的嘴。

“顾炯！顾炯！”王海涛跨出电梯，张小南和秦剑飞也紧跟了出去。电梯门合上了，他们霎时陷入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王海涛刚把手电筒打开，手机就响了，他接起来：“顾炯，你在哪？”

“我在网吧，你们快进来。”顾炯的声音听起来很沙哑。周围一片死寂，所以另两人也听到了顾炯的话。“我真的在网吧里面，快、快进来……”顾炯的声音好像越来越虚弱了。

他们很快就来到了网吧门口。手电筒照上去，只见一把大锁悬挂在玻璃门的一边把手上。王海涛看着张小南和秦剑飞，正想问要不要进去，顾炯的声音再次从手机里传了出来，且愈加惨烈：“快进来！救、救我，我受不了了……”王海涛不再犹豫了，推开大门，一股阴风夹杂着霉味顿时扑进鼻孔，呛得他连声咳嗽。张小南打着冷战，扯开嗓门喊：“顾炯，你在哪？给我出来！”

王海涛用手电筒四处照着，腿有点儿哆嗦：“你、你到底在哪？”电话里传来顾炯的声音：“我在五号包厢。”这句话犹如一记霹雳同时击中了他们三人。他们不会忘记，周峰两个月前就死在五号包厢。

“不玩了，我们还是回去吧！”张小南给吓得声音变了调。

王海涛没有答话，他沉默片刻，突然一个箭步往前冲去，推开了五号包厢的门。

手电筒向前照去时，他当场给吓得摔倒在地，大张着嘴说不出话来。

包厢里，顾炯以一种奇怪的姿势扭曲在沙发上，脸上一道道血痕，眼睛瞪得很大，直勾勾地望着他们，手里拿着手机，屏幕上显示正在通话中……





2. 墙上的数字

三人瘫坐在路灯下上气不接下气，张小南和王海涛极有默契地将目光齐刷刷投向秦剑飞。

秦剑飞正捂着肚子呕吐不止，叫道：“你们干吗看我？顾炯又不是我杀的。”

王海涛扑过去一把揪住了他的衣领口：“不是你还会是谁？你想独吞那笔钱，是不是？”

秦剑飞怒道：“我跟你们说了，那张彩票不见了，不见了！你们就是不相信，我是那种见财忘义的人吗？”

张小南冷哼一声：“如果是三十块或三百块，我相信你不会丧尽天良。可现在是三十多万，你敢说你不独吞？一句彩票丢了就想蒙过去，你当我们是傻子啊！”

“我要怎么说你们才肯相信？彩票确实是丢了，如果我骗你们，天打雷劈，不得好死，老天可以作证！”

“老天要是能作证，顾炯就不会死。”

秦剑飞的脸都绿了：“顾炯不是我杀的，不是我！更何况网吧的钥匙只有张小南的舅舅才有。”

张小南恶狠狠地看着他：“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没啥意思，只是希望你们冷静下来。如果顾炯是我杀的，他为什么不在电话里指证出来？发现尸体时，他的手机还在跟王海涛通话，到底是他临死前用最后一口气打出电话，还是鬼来电呢？”

被秦剑飞一说，王海涛和张小南不再吱声了。秦剑飞一屁股坐在地上：“会不会是周峰的鬼魂在报复？不然顾炯怎么偏偏死在五号包厢？”王海涛白了他一眼：“去你的！我们跟周峰无冤无仇，他报



复什么？”

张小南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望着他们问道：“喂，咱们刚刚去的是几楼？”

秦剑飞率先回答：“十四楼啊！”

张小南摇摇头说：“不对，我们到错地方了。”见秦剑飞、王海涛一头雾水，张小南接着说，“电梯门打开时，手电筒跟着亮起，我看到墙上的数字是、是13……”

王海涛叫起来：“扯淡！那里根本就没有十三楼，你是不是看错了？”

张小南皱皱眉问他们要不要再回去看看，他始终觉得事情蹊跷。秦剑飞脑袋晃得像拨浪鼓，说天亮了再过去吧。王海涛点头同意，然后很严肃地问秦剑飞：“事到如今，你跟我们说句实话，那张彩票……”

秦剑飞脸色一变：“真的丢了！骗你是孙子！”说完就往学校方向走去。

王海涛对着他的背影狠狠骂了一声，转头看着张小南问：“你信他吗？”

“孙子才信！”

3. 别无选择

顾炯、王海涛、张小南、秦剑飞原本是玩得最好的朋友，三天前他们买了四组体彩号码，三十一选七的那种。他们以前也常买，每次都是买四组，轮流出钱，说好如果中了就大家平分。断断续续买了两年，却没中过一次。这次轮到秦剑飞掏腰包，结果其中一组号码竟然中了三十多万，把他们高兴坏了，立马跑去Disco疯了一晚





上。谁知道回到宿舍后，秦剑飞伸手摸摸口袋，脸色骤然变得苍白，他跳起来嚷着彩票不见了……谁也不相信，都以为秦剑飞拿他们开玩笑。秦剑飞急得眼泪都流出来了，甚至发了毒誓，但其他三人始终不信，认为他想独吞这笔巨款，一群人吵得不可开交。次日，顾炯就失踪了……

王海涛斜靠在床上，喷出一口烟雾：“你们俩可别睡了，一会儿就天亮，不管是十三楼还是十四楼，我们都要去看看，然后报警，不能让顾炯死得不明不白。”边说边瞥了秦剑飞一眼。

秦剑飞有些不悦地说：“怎么，你还怀疑顾炯是我杀的？我根本没有杀人动机。”

张小南冷笑道：“如果连你都没有动机，那其他人就更没有动机了。”

秦剑飞说清者自清，待会儿就报警吧，就看谁才是杀人凶手。王海涛穷追猛打地说：“哼，不管顾炯是不是你杀的，你别忘记，你欠我们每个人八万多块，我们给你打个折算五万好了，这笔账你别想赖。”

“凭什么这笔账偏偏算到我头上？彩票丢了，你以为我不想要钱吗？讲不讲理啊！”

“不讲理又怎样？”王海涛瞪了他一眼。

就在这时，张小南从上铺探出脑袋，小声问着王海涛：“顾炯跟周峰有没有什么过节？”秦剑飞扑哧一笑，说你也怀疑是周峰的鬼魂作祟啊。“你他妈能不能闭嘴！”张小南吼了一句，抓起一本书砸了过去。

王海涛望着窗外渐渐发白的天空，说：“应该没有吧！好了，先别瞎猜，一会儿过去看看。”

天色转亮，他们穿好衣服忐忑不安地走出宿舍。

谁也没有说话，电梯里出奇的安静，甚至可以听到每个人心脏



跳动的声音。

“叮咚”一声，电梯停了，他们的心也跟着抖了抖。

王海涛特意看了看对面的墙壁，上面贴着一个非常显眼的数字——14。

张小南极为抱歉地笑了一下：“可能是我昨晚看错了。”

他们来到网吧门口，却发现大门上了一把大锁。

“奇怪，怎么锁上了？”王海涛嘴里嘀咕着，试着推开一条缝往里面看，只见里面黑糊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楚。他朝着里面喊了几声：“顾炯，顾炯，你在里面吗？”无人应答。

秦剑飞看着张小南：“为什么昨晚没有上锁？除了你舅舅，谁还有网吧的钥匙？”

“没有了，不可能是我舅舅锁的，他还在地呢。”

“究竟怎么回事？我们昨晚看到的是不是真的？顾炯到底在不在里面？我们报警吧！”

张小南无奈地说：“事情越来越古怪，还是等我舅舅回来再说吧！如果顾炯确实死在里面，我们再报警也不迟。”

“可你舅舅一周后才能回来，如果顾炯真的死在了里面，尸体都发臭了。”

“那你说怎么办，我们报警以后怎么说？说顾炯半夜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来网吧？我们来的时候他却死了，手机还在通话，你认为警察会相信吗？而且网吧的门紧锁着的，我们说昨晚被人打开了，警察会不会怀疑是我们合谋杀了顾炯？”张小南说的似乎条条入理。

王海涛点头同意，但还是让张小南再打个电话给他舅舅，问他能否早点回来。

返回学校门口时，王海涛突然回头看着那幢大楼，脸上有一丝莫名的诡异神情。他转身叫住了张小南、秦剑飞：“呃，你们先回去吧，我到超市买支牙膏。”说罢，伸手拦住一辆Taxi，钻了进去。





秦剑飞咕囔着：“有毛病啊，买牙膏还要打车。”

张小南没有理他，径直走进学校大门。他们谁也不曾注意到，王海涛坐的那辆 Taxi 开到前面的十字路口时突然掉头，直直开往那幢大楼。

4. 第二名死者

张小南醒来时是夜里两点，秦剑飞正巧从门外进来，张小南问他：“你去哪了？”秦剑飞头也不回，说上厕所了。张小南看了看王海涛的床，“王海涛呢？”

“我哪知道，我不是跟你一样都在宿舍睡觉吗？”

“他一直都没有回来？”

“可能是吧，反正我没看到。”

张小南马上拨打王海涛的电话，系统提示对方已关机。他愣住了，怎么买个牙膏买得人都不见了，电话也关机，不会出什么事吧？

“喂，我胆子小，你可别吓我，我昨晚已经被顾炯的事吓掉了半条命。”

“我刚才做了个梦。”张小南坐直身子，斜靠在床头，“我梦见我们四人去领钱，是开着一辆货车去的，那辆货车是红色的，就像涂了一层血似的。我们把钱统统换成十块钱的，这样就装了满满一车。然后我跑进车厢数钱，数着数着就在里面数到一个人头，你知道是谁的人头吗？”他说到这里，顿了顿，继续说，“是王海涛的人头！我不知道这个梦是否有着暗示，可是……我总觉得浑身不自在……”

张小南话音未落，手机就猛地响起来，他赶紧接通：“喂，王海涛，你的牙膏还没买好吗？什么，你说什么……”他的脸色变得惨白，手机从手中悄悄滑落下来，掉在了床板上。

